

# 发掘吴刚文化 发展文旅产业

□ 本报记者 李小明

## 吴刚是汾阳人

吴刚,相传为月宫中的仙人。因为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原因,吴刚在国人之中声名就更大了。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天咫》中提及到吴刚:“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文中明确说吴刚是西河人。那么,西河在哪里?

作者段成式,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或稍后,卒于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属晚唐人,是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酉阳杂俎》就是其代表作。他说吴刚是西河人,没指出具体朝代,那就只能认定是作者所处的唐代。

明神宗万历《汾州府志》记载,汾州府唐肃宗“乾元初(758年)复为汾州,领西河、中阳、平遥、介休、灵石五县,属河东道。宋因之……”1989年《吕梁地区志》记载隰城县“西晋改兹县置。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改西河,即今汾阳县(1996年撤县设市)。”由此可见,唐代某一阶段西河属汾州,为现在的汾阳市。段成式正好生活在汾阳市叫汾州西河期间。所以他所说的西河就是现在的汾阳市。吴刚就是现在的汾阳市人。

晚唐诗人李商隐生于约813年,卒于约858年,与段成式是同时期人。他的《同学彭道士参寥》诗:“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暂谪亦千春。月中桂树高多少,试问西河斫树人”亦是吴刚为汾阳人的佐证。

## 吴刚的文化内蕴

吴刚自《酉阳杂俎》出现后,传说越来越多,总体上是由悲剧人物转为喜剧人物。

刚开始,他是一个因与嫦娥偷情、贪财不义、私刑于情敌等而被流放或遗弃于月亮的人。后来他逐渐变为民族英雄、文

昌帝君、隐士、财神和媒人。

宋元时期,他是与昏暗、腐朽的投降派作斗争,不甘心被人驱使奴役的民族英雄。宋代陆游《楼上醉歌》:“划却君山湘水平,斫却桂树月更明。”宋代辛弃疾《太常引·建康中秋为吕叔潜赋》:“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宋代向子湮《洞仙歌·中秋》:“何处飞来大明镜,谁道斫却桂,应更光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蟾宫折桂从唐代开始就被代指考中功名。清代赵翼《月中桂树·壬午顺天乡试题得香字》有词云:“蕊珠宫阙朗,攀折许吴刚。”吴刚变成了文昌帝君。吴刚的玉斧更是早被用来代指个人秀典雅之文章。宋末元初杨公远《诗匠》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吴刚运斧惟修月,轮扁挥斤妙斫轮。好句何须劳斧凿,无痕无迹自天真。”

明清时,他成了隐士。明代高启《赠醉樵》:“木客已去空石床,举杯向月邀吴刚。借汝快斧斫大桂,要令四海增清光。”元末明初张简《醉樵歌》:“手持昆冈白玉斧,曾向月里斫桂树。月里仙人不我嗔,特令下饮洞庭春。”都刻画的是隐士高洁风流、潇洒不羁的姿态。

桂与贵谐音,吴刚撒桂叶成金银的传说也得以产生,吴刚因此被附会为财神爷。每年八月十六,桂树上会飘落下来一片叶子,谁家得到了这片叶子,谁家就会有无尽的财富。明末清初吴易《渡江云·中秋无月》词中就有这样描述:“唤吴刚何在? 凭将玉斧,为我归丰隆。”

吴刚还是月下老人。一些诗歌中有此表述,如清代叶绍本《金缕曲·月下醉歌》:“把仙蟾会与吴刚守,耽清景,莫骚首。”清末爽良《菩萨蛮·渔川斋中遇郑俊忱、梅斐漪》:“吴刚修月者,合结仙姻娅。”

另外,吴刚还伐桂酿天下第一美酒——桂花酒。“月宫赐桂子,奖赏善人家。福高桂树碧,寿高满树花。采花酿桂酒,先送爹和妈。吴刚助善者,降灾奸作滑”

讲的就是桂花酒的故事。

## 吴刚对汾阳的意义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情况看,汾阳没有和吴刚有直接关系的地名、人物、植物、民间传说等。但是,这并不是说吴刚与汾阳发生不了关系、没有利用价值,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与现有文旅要素结合,发展文旅产业。

古代汾州有八景,其中彪岭樵歌讲的是一个大神仙常在白鹿山岭吹笛唱歌,声音悦耳,远近皆闻。还说山上有一个神仙模样的老者,每日伐木上市,易薪沽酒,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只听到樵夫在岭上唱歌的声音。老者完全可以附会为吴刚、酒可以附会为桂花酒,这样对开发文旅产品肯定有好处。

汾阳文峰塔是全国第一砖高塔,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此区域已形成一个景区。文峰塔是古代人们为使当地文风、文脉顺达,多出人才,根据风水理论而建造的,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这和吴刚是文昌帝君正好可以勾连。而且文峰塔是赏月好处所,和吴刚也有关系。这些都对丰富景区人文内容、增加旅游内涵、提高景区知名度大有裨益。

汾阳杏花村自北齐河清年间(561—564年)就开始酿酒,至今没有间断,这里是“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之一、有中国最大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此地的杏花村汾酒作坊、酒都杏花村、杏花村遗址为汾阳十大旅游景点之三,杏花村汾酒作坊还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历史上汾阳向阳的地方有桂树,所以汾阳完全可能产桂花酒。应该利用吴刚酒的传说以及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力,再动些脑筋,让吴刚助力汾阳酒业发展以及涉酒旅游的开发。

当然,这些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如果能有更确切的涉及吴刚的文史资料、遗迹等,有更好的创意,那吴刚对汾阳文旅产业的发展肯定会有推动作用。

suiyuehuixiang



# 和大姐在一起的日子里

□ 孙贵忠

陇南,有我们的亲人。

两个月前,我和大哥约好去看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姐夫、姐姐、外孙们。大哥“毁约”了,去了天堂。相隔几天,姐夫带着对亲人的眷顾也去了天堂。看来那是个好去处。他们带着遗憾走了,却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爱人陪我踏上了去陇南的路。我们已经十几年不见大姐了。吕梁到宝鸡劳顿一夜,第二天一早换上了去徽县的大巴,迎接我们的是瓢泼大雨。五个小时的路程到了徽县,外孙昇早早地等候在路边,接我们去大姐的住处。进了大院,一眼就看到二楼的阳台上站着的大姐。大姐一定是站十几年了。进了屋里,外孙惠琴、小辉、王云起身和大姐迎接我们。我们问大姐好。大姐老了!大姐重病在身,身体非常不好。要知道上月有两位亲人相继离开了她。我们在和大姐谈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说漏了嘴,我们隐瞒了大哥去逝的噩耗,生怕雪上加霜。

在大姐的身边,我不时想起姐夫高大的身影和宏亮的声音。姐夫是建国前的离休干部,参加了延安保卫战、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屡建战功。闲谈中,我问昇平,姐夫怎么没混上个“七品”,昇平告诉我,姐夫生前说过,能保住命,活到今天不容易了。我陷入了沉思。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些名词,好像是那一代人的专利。

我问起了大姐,我问县上的领导对你们好不好,大姐说了一个字:好。我问这里的老百姓对你们好不好,大姐也只说了一个字:好。我又问儿女们对你好不好,大姐还是说了一个字:好。我又陷入了沉思。看来姐夫、姐姐是徽县城里是响当当的大好人。

在徽期间,大姐生怕我们郁闷,安排外孙们陪我们散心,看景点。几处风景优美如画,照了几张相,主角很难看,和风景不搭档。那天和大姐留影,主角更难看,“相由心生”,我还责怪爱人照相的把式不行。

我和爱人自到徽县那天起,雨下个不停,我想老天爷仿佛读懂了什么。

临别的那天下午,雨停了。爱人和大姐紧紧抱在一起,我,外孙们都哭了。

再见,大姐! 再见,徽县!

# 有一种孝道,叫回家收秋

□ 薛锦红

炉前工。尽管那个年代交通工具并不发达,父亲还是在白班、小夜班和大夜班的交替中,利用每天下班时间,骑着自行车,骑行35里川路,再推着自行车爬行5里山路,返回家里,帮母亲种着十几亩薄田,补贴家用。虽谈不上丰衣足食,但至少衣食无忧。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吕梁钢铁厂倒闭,我的父亲失业了。种地养家成为他的专门“职业”,尽管后来政府体恤下岗职工,每月给予二三百元的生活补贴。也许是入不敷出压力的缘故,父亲在从事传统种植业的同时,开始每年在离家处五六里的沟里一块两三亩的地块种植经济作物——西瓜、甜瓜,其经济效益是大田作物玉米、谷子、土豆不可比拟的。

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大学。由于父亲的勤勉,我的学费、生活费之类的开支,还没有成为大问题。那个阶段,每当暑假,便是我家的第一个丰收季,父亲每天骑着车子,挎着两大笼西瓜、甜瓜,到城里去售卖。通常到中午的时候,又揣着满兜的零零整整的钞票返回。我和母亲,连同六七岁的弟弟,则做一些后勤工作,每天从梁里的家里抵达沟里的瓜地里,照着瓜地,为父亲准备午餐,或是在父亲选摘成熟的西瓜、甜瓜时,帮着将瓜抱到一块儿,准备第二天售卖。

父亲的种地,种瓜生涯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因为在我读完大学之后的若干年里,父亲还一直靠种地、种

瓜的收入供弟弟上学,读完大学,又读完研究生。一个农民抑或工人家庭走出一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这在我们那个小山村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个结果,离不开父亲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土里刨金般的辛劳。我的妹妹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抱怨说她当年没有“成才”是因为家贫供不起她上学而中途辍学,但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

我家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始于六七年前。那时候,父亲已年届六十岁,也因此领上了逐年上涨的退休工资。

从高中算起,我在县城生活已二十多年,习惯了经济宽裕者或退休老人每天在公园、广场、河畔遛弯、打牌、休闲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出身于贫苦农家,过惯了田园生活的父亲,并未因家庭经济的好转而心生“哒哒有个台台台,俺来歇上一会会”(本地俚语)的想法,而是继续一年四季忙碌在田间地头。

近几年来,由于村里实施了引水上山工程,父亲除了种植玉米、土豆等大田作物,不光种西瓜、甜瓜,还迷上了种植西红柿。每年夏秋,每当饱含着心血和汗水的劳动果实变成一张张钞票时,我会从父亲那不卑不亢的表情里觉察出一丝丝的知足和欣慰。

农村女人,尤其是我的父母辈那个年龄段的女人,下田种地是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父亲在下班之余下地干活是必然的,

但母亲,即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后,在地下种田、深沟挑水这件事上必然要承担近一半的劳力,并一直持续到再也无法干活为止。许是年轻时过度劳累的缘故,近年来,母亲的腰、腿出现了问题,甚至影响到正常的出行。在去年夏天远赴北京进行正规治疗后,为了养病,避免以前蹲守在家劳动的问题,在我们子女的再三动员下,父亲和母亲终于同意离开老家旅居到了出行便利、居住条件较好的外村一户人家的平房里,离老家十多里远。

当弟弟已经结婚后,父母的经济负担应该算是完全卸下了。我们本想让已近七十岁的父亲就此歇业,安享晚年。但闲不住的父亲今年还是又种了十多亩地,包括经济作物西红柿。这时候的父亲,除了种地,还有承担大部分的家务,避免母亲因活动量大而导致旧病复发。面对闲不住的父亲,做子女的还好再说什么呢?由他去吧!

毕竟岁数大了,力气活儿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罗曼蒂克。所以,当我提出帮父亲收秋时,母亲,连同父亲,并没有反对。他们所想的,只是别因为收秋耽误了我这个小家正常的事务。

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当天的收秋计划是向日葵。当我吃了早饭从位于城里的家里到达父母现在的住所,再辗转到老家的地头时,将近上午9点。在自然而然的分工中,父亲负责

收割向日葵,再扛到地头,我则站在农用小三轮车前就着车厢用一根结实的耙杆将向日葵籽从葵盘上敲打下来。已届不惑之年的我,力气是有的。左手拿起一个个40厘米大、五六斤重的葵盘,右手拿着耙杆不停地敲打葵盘,并不是很费力的事。尽管干到后来,感觉抡起耙杆已不像刚开始时那么自如,但在四个多小时后,大约中午1时半左右,我们父子俩还是配合默契地完成了既定目标,收获了这片2亩左右地块里所有的向日葵。

中午2点多返回父母住处时,母亲及妻儿已给我们当天付出辛劳的“功臣”备好了午餐——猪肉胡萝卜馅饺子。

父亲看起来很轻松,经历几个小时劳作后,回到住处继续帮着煮饺子。而我,多少年养成的养尊处优的习性,在一上午的密集劳作后,已是胳膊酸痛,浑身散架,躺在床上了。在朦胧中,我听到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与母亲的对话:“一贯干活少,今天连打打一上午葵花,肯定累坏了!”深谙劳作之苦的父亲,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或许,正如有的人所说,父母之希望子女回家帮忙收秋其实只是个“借口”,他们所希望的,只是让子女能借着这个“借口”常回家看看,享受短暂团聚的天伦之乐。我深以为然。

有一种孝道,叫回家收秋。



农村有句俗话,叫“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曾几何时,无论是上学阶段,还是参加工作后,每年五一假期回老家帮着父亲春耕,国庆假期回老家帮着父亲秋收,是我必不可少的“功课”。

但近几年,随着两个孩子上学,尤其是节假日接送孩子补课,以及自成为“有车一族”后偶尔会利用假期,特别是五一、国庆外出游玩等因素,在每年这两个假期回老家帮父亲春耕、秋收的情况渐渐少了,几近为零。

今年这个国庆长假,由于别的别无选择的原因,我放弃了外出游玩的想法,蛰居离石。在国庆假期三日,当送别已经进入初三紧张备战中考的女儿返校后,突然想起国庆这个假期应该是农村收秋最忙碌的阶段,不知父亲的秋收到什么程度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帮父亲收秋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在我上大学之前,父亲一直在吕梁钢铁厂上班,是一名